

明代前期徽州苏氏宗族研究

王浩^{*1}

(南开大学历史学院, 天津 300350)

【摘要】明代前期徽州苏氏宗族聚居于休宁县城,族人以士、商为主要职业。他们在追求雅致生活的同时,积极参与地方事务;虽然在明初遭遇一定的挫折,但该宗族势力仍能很快复原,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。

【关键词】:明代前期;徽州;苏氏宗族

【中图分类号】:K248;K206.3 **【文献标志码】**: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1008-3634(2017)01-0044-04

学界关于明清徽州宗族的研究,成果丰硕。在这些研究中,族谱无疑是重要材料。鉴于存世的明代族谱数量有限,对于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徽州宗族的研究并不是很多。明成化三年(1467)编撰的《新安苏氏族谱》是留存至今的较为完整的明代早期谱牒,本文即以之为主要材料,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,探讨明代前期徽州苏氏宗族的相关问题^②。

一、宗族繁衍与族谱编撰

新安苏氏以唐人苏颋为始祖,以宋人苏易简为新安始迁祖。自得姓以至苏易简之历代名人系表,宋人苏玘、苏汉均撰文详述^{[1]卷一,1a-2b,2b-3b}。洪武初年苏显则详细梳理了自苏易简迁休宁以至当时的苏氏派系^{[1]卷一,4}。苏易简长子苏寿,生三子温允、温玉、温雅。温允亦三子:汉卿、汉侯、汉臣。汉卿三子沂、泽、温,沂、温两支传未久即绝。泽生畋、辅,畋生惠,惠生四子,绩、绶、绍、纯,绩、绶、绍三子亦传未久而绝。纯生三子:文颢、文渊、文烈,至成化修谱时已二十余世。祁门人康永韶在为苏氏成化谱作序时提到,“(苏氏)休宁一支实自苏易简长子寿任吾州太守而来,子孙遂居焉。至今二十一世。”^{[1]卷首,3a}苏氏宗族对自身历史的建构虽也得到《休宁名族志》等书的承认^{[2]三卷,514},但后人对此并非全无异议。元代大儒、休宁人陈栎(1252-1334年)即曾有“吾邑市居之苏,自谓苏易简之后”之说,“自谓”一词,足见陈栎对此说颇持怀疑态度。故而苏大在成化年间修谱时特撰《苏易简公来新安考》一文,以补缺祛疑。^{[1]卷首,38}

苏氏于明初洪武年间即曾有修谱之举,其时主修者为十四世苏显,据此次修谱之序文所载,洪武庚戌(三年,1370)苏显搜访旧谱牒,纂辑为图,十六世苏玄佑(字伯远)再加修补,且得婺源人汪黻为之考订作序。后十七世苏遵宪、遵德重录成编,书子姓缀于后^{[1]卷一,5a}。然此谱仅“以参政公来新安为始祖,而下凡十六世,有图无小传,录其所可知耳”。苏曜尝有志于修谱,但谱未终而曜歿。苏曜之子苏大遂继承父志,于读书之暇,辄加缉录。苏大于“正统间,始得族伯遵宪翁家藏族人希武手抄南苏相府谱,苏暹所编,自得姓至参政公世次颇详”,遂以之补旧谱之不足。苏大积十余年之功,六易其稿而后成,题曰“新安苏氏族谱”,并请夏廷章缮写,计纸一

¹ 收稿日期:2016-06-06

作者简介:王浩(1988-),男,安徽怀宁人,博士生。

² ①学界关于明代徽州苏氏宗族的研究尚少,管见所及,胡建芳的硕士学位论文《明代徽州宗族人口状况研究——以徽州休宁苏氏宗族为例》(安徽大学,2015年)对苏氏宗族的人口状况包括婚姻、生育、死亡等问题有详细讨论。此外,章毅在其所著《理学、士绅与宗族: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》(香港: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13年)一书在论及明初徽州社会时,对苏氏宗族有所提及,参见该书第150、196-199页。

百七十页。族谱修成后,苏大族叔守中、族弟士清、从侄以瞻等率“族中之贤者”捐资绣梓,始于成化二年春,至次年三月族谱刻成,计费银数十两^{[1]卷尾,1-3}。

据《中国家谱总目》所载,《新安苏氏族谱》十五卷,“(清)苏大主修,明成化三年(1467)刻,清乾隆元年(1736)忠孝堂重刻本,一册”^{[3]8册,4780}。本文所用为2002年线装书局影印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》本,《中国家谱总目》中也曾提及此本。但据笔者阅谱所知,苏大实为明代人,且是成化年间苏氏宗族修谱活动之主导者。虽然此谱中有部分内容显系成化以后纂入,但其主要内容之时间断代在明成化以前则毫无疑义。

该谱卷首有程南云书“新安苏氏族谱”六字。程南云江西南城县人,永乐时以善书预修《永乐大典》,精通篆、隶、行等书体,为明宣宗所喜^{[4]3}。卷首另收有敕书、像赞、墓图、新序、凡例、姓氏族说、大宗小宗说、苏氏宗派图、苏氏衣冠盛事图及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等诸多内容。卷一为旧谱序文,卷二为苏氏系总图及小传,卷三为新安苏氏族谱图及小传,卷四至卷七为新安始迁祖参政公苏易简后代之系图及小传,卷八之“闽建京口族谱”及卷九之“眉阳族谱”为苏氏另两大支派之简略谱系。卷十至卷十五均为艺文,包括墓志铭、行状、赞、诗、记、序、杂文等诸多内容。谱末有苏大所撰之《新安苏氏族谱后序》。本文主要讨论《新安苏氏族谱》所见明代前期徽州苏氏宗族的相关问题。

二、城居宗族及其特点

族谱所见,明前期的新安苏氏主要聚居在徽州府休宁县县治(即今天的休宁县海阳镇)。如苏礼,先同父迁居培村,后迁回县城东街,购地造屋以居^{[1]卷五,7b},苏丑,生母吴氏去世后,随父赘于陈村。继母陈氏虽辛勤抚育,一如己出,但苏丑认为,其宗族(苏氏)皆居邑市,自己却茕茕于外,遂徙家依其堂叔以居。家事渐起后,又迁居城北韩家巷^{[1]卷十一,1a}。苏庆童先居柳塘街,后迁旌孝坊^{[1]卷五,186}。苏骅祖居南市,洪熙元年(1425)迁美俗门内^{[1]卷六,206}。苏晖亦自二十五都兰塘庄迁回南市文昌坊,购置基屋以居^{[1]卷六,7b}。此处提及的巷、街、市、坊,均位于休宁县城。综合而言,苏氏族人主要分布于县治西北隅的苏家巷、瑞芝坊,以及县城南市的文昌坊等地。这种情况到明代后期的嘉靖朝仍未改变^[5],因此笔者认为,苏氏宗族是聚居于休宁县城的城居宗族。

由于居住在县城,族谱中未见有苏氏族人从事农业活动的记载。在职业选择上,读书做官始终是苏氏族人的首选,在明初科举、学校、荐举三途并重的情况下,苏氏族人步入仕途的方式也不拘一格。如苏武童,洪武初举通经儒士,永乐间官至两浙盐运司副使^{[1]卷四,2b}。苏福佑,洪武间有司以茂才举。永乐己丑(1409)起天下老成掌管印篆,福佑遂被委任掌齐安、黄陂县事^{[1]卷五,186}。苏炫精通《易》经,天顺七年(1463)入国子监,次年以母老家贫,考选教职,授四川嘉定州学正^{[1]卷六,18a-18b}。不过,随着朝廷日益看重科举出身,入仕途径趋于狭隘。苏氏族人在科场似乎难称得意,许多族人只能止步于府、县儒学生员,此后再难有寸进。因此,一些族人开始选择成为塾师,从事基层教育以养家糊口。苏曜即创立西园精舍,教小学弟子十数人^{[1]卷六,6a}。苏宗以课童为业,至老不怠,其子苏炯亦读书课童^{[1]卷六,17a,18b}。

一些受到儒学诗书熏陶的苏氏族人,开始追求雅致的生活方式。苏原寿尤其爱画,遇名笔重价购致,有佳客至则出所有以供赏玩^{[1]卷五,8a}。苏汪童好围棋、泉石,所居之室必洁清几席,布置瓶花、画轴^{[1]卷五,15a}。苏骅亦爱名画古器,且不惜重价购致^{[1]卷六,20b}。苏瑞曾师从汪以名学琴,能得声外之妙^{[1]卷五,116}。苏世渊亦好鼓琴吹瑟,制大班管,刻苏轼《赤壁赋》于箫上,名曰“赤壁遗音”。苏琨也能书数,知音律^{[1]卷六,21a}。对于一些苏氏族人而言,琴棋书画不仅被作为兴趣爱好装点生活,有时更成为终生的追求。当然,能追求此种生活的族人,必定是那些衣食无忧者,正如前此提及的苏原寿,其晚年得以“优游泉石”的前提条件,正是“家事益裕”。苏氏族人得以昌大家门的手段,族谱所见,仍以经商为主。

已有研究指出,明代前期徽州商人,以歙、休两县为主,外出经商从不间断^[5]。明前期苏氏族人中从事商业者亦颇可观。苏潮即

³ ① 据该回札题下小字所书“甲辰八月”判断,此札当写于元至正二十四年(1364)

“勤于商贾”^{[1]卷五, 16a}, 苏忠道同样“勤商贾”^{[1]卷六, 7b}, 苏文安也“少好商旅”^{[1]卷六, 11a}。他们经商的地域范围, 从族谱只词片语判断, 似以江浙地区为主。苏沅童尝与兄贸迁江浙, 资财益丰, 以致凡重赋大役, 有司必以之首应^{[1]卷五, 11b}。苏记宗亦常游江浙, 以贸迁为事^{[1]卷六, 12a}。此外, 族谱中还提到一些族人曾“早游江湖”、“驰誉江湖”, 所指虽不明, 但也极有可能是长江下游江浙一带。

经商成功者开始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并因之与地方官员产生交集。内翰桥位于休宁县城西门护城河上, 为宋代名臣、休宁人程瑀所建,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(1352)毁于兵火, 苏玄佑于洪武二十六年(1393)捐资重建。成化元年(1465), 内翰桥又因梅雨季节的洪水而圯坏, 县令亲自登门, 劝说苏玄佑之孙苏温继承先志, 温遂出己财, 伐石重造内翰桥, 并盖亭于其上, 以便行旅^{[1]卷五, 16b}。此外, 成化十八年(1482)休宁知县主持修建二程夫子祠时, 苏昌(字文璋)、苏皞(字文玘)均曾参与其事^{[6]卷十四, 249}。

由于居住在县城的缘故, 明代前期苏氏族人在职业选择上以官吏、生员、塾师、商人为主。虽然族谱未见记载, 但不排除一些族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小商小贩的可能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缺乏交集, 是苏氏作为城居宗族的显著特点。

三、周礼之难与元、明之际苏氏族人政治态度蠡测

元顺帝至正年间, 红巾军起, 天下扰攘, 僻处万山之中的徽州亦未能幸免。正如时人赵沄所言, “时郡邑浍经兵火, 水村山郭, 名乡甲第, 高台别墅, 凡昔之以纷华盛丽相夸诩者, 莫不化为丘墟瓦砾, 荒田野草, 则人与物之变灭相寻者多矣。”^{[7]卷三, 270}地方上的孔武有力之士, 纷纷起兵保障乡里。这其中就包括苏氏宗族的苏祥。苏祥字焕章, 族谱中曾记载其“挟驴过河”的事迹, 足见其膂力超出常人。因此在元季之乱时, “乡曲赖以保安”^{[1]卷十一, 2b}。苏祥有田数十顷, 积谷累万, 饥岁平粜, 乡人谣曰“饥不愁, 有苏瘤”。又能排难解纷, 奔急周乏。成化年间担任休宁县学教谕的应谔便曾提到过, 在元至元年间(1335-1340), 休宁一县“产业之饶、文武之懿”, 莫能出苏祥之右, 故其在民间很有威望^{[1]卷十五, 2a}。

苏祥二子, 长子苏三宝、次子苏梯。因苏梯无子, 以三宝长子都观为子。故我们重点讨论三宝一支。苏三宝, 字孟善, 族谱记载, 三宝“天资魁梧, 襟怀闲雅, 隐居自适, 不求闻达”。不过, 赵沄在《东山先生回苏孟善聘札》^{[1]卷十五, 1a}中曾提到“恭惟孟善提举即除中书”, 看来苏三宝在元代^④确曾被授予官职, 至于出仕与否, 则尚待详考。苏三宝居用奢侈僭越, “凡宴饮器具, 悉用金银”^{[1]卷六, 3b}。在法令严明的明初, 不知为何, 三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平安无事, 但事情最终还是暴露出来。洪武年间, 族人苏口^⑤颜旅游江浙, 携妓回休居住。后来该县税课局大使周礼娶其女, 因当时官员娶娼妓之女为非法, 故被人告发。周礼串通巡拦李何等攀援妄奏, 受此牵累而遭籍没的有十八家之多。苏三宝与仲子王车壬、季子旼皆罹其祸。族谱记载, 此事竟然惊动了明太祖朱元璋。皇帝亲鞫其事, 查明周礼虚妄之罪。后周礼死狱中, 李何也被判充军, 而被诬之人悉放回家, 被籍没的田产发还, 但金银等违禁物件则没收入官。苏三宝父子因僭用金银器皿、龙凤珠翠, 发石灰山服工役, 期满放归。父子三人遭此大难, 相继道卒。

此即发生在洪武十五年(1382)的“周礼之难”。史籍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极少, 我们很难知道受到此事牵连的“十八家”的具体情况^⑥。就本文讨论的苏氏而言, 此一事件对该宗族的发展影响极大。此时苏王车壬仅有一女, 遂以弟苏旼之子晖为后。苏旼长子苏曦虽为邑庠生, 然亦早逝; 次子曜、三子晖此时年仅五岁、三岁, 母寡子幼之际, 百亩夫役又兴。苏氏只得将田产卖出以求减免赋役, 故而家业日趋萧条^{[1]卷六, 6a}。在此危难时刻, 苏旼之妻赵氏孺人站了出来, 帮助苏氏家族渡过难关。

⁴ ① 《新安名族志》编纂于嘉靖时期, 其对苏氏宗族的记载证明了笔者这一论断。参见(明)戴廷明、程尚宽等撰, 朱万曙等点校:《新安名族志》, 第703-705页。

⁵ ②按:原文影印不清晰, 此字难以辨识, 故以口代替。

⁶ ①按:休宁山斗人程宾赐“尝蠲己帑, 倡诸父昆弟以赎石灰山之役”, 据此, 山斗程氏可能亦牵涉其中。引文见(清)廖腾煊修, 汪晋徵等纂:康熙《休宁县志》卷六《人物·隐逸》, 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安徽省·第90号, 台北: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, 第882页。

赵氏孺人乃元、明之际徽州著名学者赵汭之女,她不仅辛勤纺织维持家用,且对子女的教育婚娶,悉不违礼^{[1]卷六,6a}。特别是注意对二子苏曜、苏晖的教育。苏曜之子苏大在为其父所写的行状中曾提道,“先君(即苏曜)有志于学,家贫无书,母孺人口授成诵”。据此可见赵氏孺人具有相当学识。孺人之兄、赵汭之子赵梦吉见苏曜聪明异于常人,遂将东山精舍所藏遗书赠与之。苏曜昼夜翻阅,刻苦力学,学问日进,终能“具性命道德之蕴,通天地万物之情,识古今兴乱之由,达礼乐政刑之用,至于阴阳、地理、星数、医卜之术,尤其所长”^{[1]卷十五,2a}。故而先后担任休宁县儒学教谕的泰和张先生、天台应谔等均认为苏曜是赵汭学术的继承人^{[1]卷十一,3b}。苏曜之弟苏晖也学有所成,尤“善皇极数,推人祸福,寿夭无不验”^{[1]卷十一,6b}。而苏曜之子苏大,弱冠即发奋读书,为文推崇西汉盛唐。苏大交游广阔,与富春李玉昂、俞古章、姑苏徐用理、杜用嘉、章晓初、祁闾汪思敬、康永韶、歙鲍宁、张惟达诸人为友,诗酒酬唱^{[1]卷六,7a}。苏大是苏氏成化族谱的主修者,在苏氏宗族的发展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总而言之,苏氏宗族苏三宝一支虽在明初遭受周礼之难这一巨变,但并未一蹶不振。周礼之难发生的真正原因,必须放到明初压制豪强的社会背景中考察。而具体到苏氏宗族,其在明初的政治态度,值得探究。其中,苏氏族人苏天的传记颇可推敲。为便于讨论,抄录如下:

十五世天字彦斌,读书能诗。民兵千户归,邑人陈新在金陵,赠诗“浮云淡淡玉门关,三见秋风雨发班。莫道别离新酒味,喜怜苏武得生还”。生癸亥,配汪氏,二子:汪奴、的斤。^{[1]卷六,4a}

此处小传文字过于简略,有难解处,如“民兵千户归”一句,笔者结合后文的金陵赠诗推测,似指苏天不受明廷官爵,仍以民兵千户之职归家。而民兵千户之职务是否即因其参与苏祥保障乡里的行动而获得(因为苏天是苏祥的族侄)?限于史料,难下确论。陈新赠诗中“喜怜苏武得生还”一句,当即指苏天未受明官全身而退。苏武事迹妇孺皆知,他不仕虏廷、乃心汉家,受到后世的称赞。此处的典故,则是将元朝比作汉室,而将明朝比作匈奴——读来颇觉荒诞。此外,苏天二子的名字“汪奴”、“的斤”,具有鲜明的蒙古族色彩,而取蒙古名正是汉人向蒙古统治者表忠心的一个重要方式^[8]。这只能解释为,苏氏宗族中的一些人内心仍旧眷恋故元,乃至不仕新朝。看来钱穆先生所论明初诸多大儒心系山林、不忘故主的情形,在社会上一般士人心中,实在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明)苏大.新安苏氏族谱[M].清乾隆元年刻本.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8种.北京:线装书局,2002.
- [2] (明)曹嗣轩编撰,胡中生、王夔点校.休宁名族志[M].合肥:黄山书社,2007.
- [3] 王鹤鸣主编.中国家谱总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4] (明)钱谦益.列朝诗集小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.
- [5] 王裕明.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[J].安徽史学,2007,(4):98-103.
- [6] (明)程敏政.篁墩文集[M].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7] (元)赵汭.东山存稿[M].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8] 岳婷婷.元代汉人取蒙古、色母名考述[J].长春理工大学学报,2012,(11):59-60.